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傳三編卷五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侍詔臣胡士震

謄錄監生臣朱一鳴

史傳三編卷五

大學士朱軾撰

名儒傳五

宋

謝良佐

謝良佐字顯道壽春上蔡人始務記問為該博及見明道舉史書不遺一字明道謦之曰可謂玩物喪志良佐

聞語汗浹背面發赤明道乃曰即此是惻隱之心一日
復謂之曰君輩相從祇學顥言語故心口不相應盍行
諸請問焉曰且靜坐良佐質雖少魯然志學極篤事有
未徹其顙有泚憤悱如此既成進士又事伊川嘗别一
年復至伊川問所進曰但去得一矜字爾伊川喜適朱
光庭來謁伊川指謂光庭曰此人為切問近思之學及
歸尹焞送之問曰何以教我良佐曰吾徒朝夕從先生
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人有服烏頭者方其服也顔色

悅澤筋力强盛一旦烏頭力去將如之何惇歸以告伊川伊川曰可謂良友矣良佐之學强力不倦舊苦多懼即習於危堦日作課簿記其言動視聽得禮與非禮者以自程督與游酢呂大臨楊時同在程門號四先生而良佐所見最為超越初授秦州教授其帥呂大忠每枉車騎過之良佐為講論語大忠必正襟肅容曰聖人言行在焉吾不敢不肅還應城令立信以示之始至事頻信既立其事頓簡是時胡安國以典學使者過之不敢

問以職事顧因介紹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士植立庭中如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建中間除書局官不謁執政或勸之對曰彼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初良佐未及第時夢入内庭不見上惟太子涕泣及釋褐神宗晏駕哲宗嗣立每舉以告學者曰萬事有命非人力所計較必能信命方能養氣不復挫折故良佐平生未嘗干人其後名對忤旨出監西京竹木場坐口語繫詔獄廢為民在西京時朱震自太學往謁坐定震請益良佐

曰當爲君講一部論語震私念日晷幾何何由得具講說洒五行良佐掀髯曰聽講論語乃舉子見齊衰及師冕見二章曰聖人之道無微顯無內外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德本末一以貫之一部論語皆以此意求及䘧職歸謂學者曰學旣透得名利關尚當窮理方可望入聖域否則萬難見道吾蚤親有道復爲克己之學遂於世味若存若亡比經憂患仕意益薄矣良佐爲人高邁卓絕言論宏肆善開發人所著有論語說及門人

所記語録其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命意皆極精當至直指窮理居敬為入德之門則尤得明道教人綱領其語録則朱子少時為學實頼是編以發其趣故嘗手為釐訂云

論曰良佐之没游酢實誌其墓當朱子時其文蚤已失之故事蹟不具夫矜者氣盈陽盈則慾陰盈則伏雖天地猶病之而況於人乎是故矜財賄者為市道矜禄位者為鄙夫矜功名者為伯術矜學識者為華

儒至若顏子之視有若無唐虞之浮雲太虚則何矜之與有伊川以良佐為近思而明道謂其足任展拓者以此

游酢

游酢字定夫建陽人與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所交皆天下士伊川過之京師謂其資可適道及明道知扶溝方以倡興道學為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教之乃召酢俾職學事酢欣然從之得其微言遂盡棄其學而學焉元

豐六年第進士調越州蕭山尉縣有疑獄十餘年莫能決酢攝邑事一問得其情釋之雖明習吏事者不能逮也用侍臣薦召為太學録除博士以奉親不便就擬知河清縣范純仁判河清待以國士純仁移守潁昌辟為府教授純仁再相除為太學博士純仁罷酢亦丐外授齊州判官丁父憂闋調泉州簽判徽宗立名為監察御史出知和州歲餘管勾南京鴻慶宫久之知漢陽軍以母老丐祠提點成都府長生觀丁母憂闋知舒州移濠

州罷歸僑歷陽因家焉酢自㓜不羣讀書一過輒成誦
比壯益自力心專目到儀容詞令粲然有文望而知為
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友有信莅官遇僚吏有恩
人樂自盡時新法方行編民困於征斂所在騷然酢歷
知州軍處之裕如即有興建民若不知而事集故戴之
若父母去則見思伊川嘗謂楊時曰游君德器粹然問
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其見重如此宣和五年卒年
七十一謚文肅學者稱廣平先生所著有易說詩二南

義論語孟子雜解中庸義及文集十卷

論曰游楊皆始事明道繼事伊川獨能得其宗其立雪事學士尤所艷稱葢事之之嚴如此純仁為一時善類宗主而尤惓惓於酢豈虛哉純仁既不卒於用酢猶浮沈州縣之間有若不屑去者夫存心愛物補苴時弊以為民賜是程邵之教也及後朱子與論酢清德重望皎如日星流風餘韻足以師世範俗云

楊時

楊時字中立先弘農人五世祖避地入閩始家將樂時資禀甚異八歲能文丁母艱哀毀如成人事繼母尤謹熙寧九年第進士調汀州司户參軍不赴以師禮見程明道於潁昌明道稱之其歸也目送之曰吾道南矣明道卒時設位哭寢門年四十事伊川一日伊川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伊川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歸杜門種學渟滀涵浸嘗曰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行事而順然後為得若工無用之文徼幸科第果何益哉

初明道為人溫然純粹無疾言遽色時遽似之故及二程之門者明道最愛時伊川最愛酢其氣象實相類云調徐州司法丁繼母憂闋改虔州讞疑立斷議事守正不阿丁外艱闋還瀛州防禦推官知瀏陽縣厚見賓禮於安撫張舜民漕使胡師文惡之誣以他事坐銜替舜民入長諫垣薦之除荆南教授知餘杭縣轉南京宗子博士出知蕭山縣所至有惠政既去而民思之不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

先生久之提點均州明道觀成都國寧觀例罷差監常
州市易務而時年已幾七十矣是時蔡京當國天下多
故京知事必敗稍欲引用老成會路允迪使高麗還言
國主問龜山先生安在乃召為祕書郎到闕遷著作郎
入對首言自熙豐元祐分為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艾
願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
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又乞警戒無虞為宣
和會計録以周知天下財物出入之數徽宗首肯之除

邇英殿說書於是方圖燕雲虛内事外時乃陳時弊十餘事且言燕雲之師宜退守内地以省轉輸募邉民為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慮都城四達無高山巨浸為阻衛士人懐異心緩急不可倚仗執政不能用其為國遠慮類此及金兵南下時益謇謇輸忠上言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奮勵以竦觀聽若示以怯懦則事去矣請罷免夫之役及京城聚斂東南花石之害以收人心已而欽宗受禪金人日迫勤王之師四集大臣方以推

愚晉秩爭議行幸莫念軍計時請立帥以統援師引唐九節度之敗以為鑒又言上皇禪位而宰執敘遷此何理也主辱臣死而爭為竄亡之計陛下何賴焉童貫為三路總帥棄軍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繼遁宜以軍法從事貫以閹悞國今防城猶用閹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欽宗大悦擢右諫議大夫至金人約和邀割三鎮以去時復言河朔為國家重地三鎮為河朔要藩一旦棄之是敵以二十州之地貫吾腹中非經遠之謀且使

勤王之師無功而去厚賜之則無名不與則生怨聞三鎮之民以死拒守若遣兵躡之使腹背受敵宜有功乞名种師道問方畧疏上欽宗下詔出師時又疏曰金人尚駐磁相破大名又挾肅王以往誓墨未乾背不旋踵吾欲專守和議豈可得乎夫越數千里造人國都危道也彼見援兵四集亦懼而歸初非愛我而割與三鎮是助寇自攻也臣謂宜以肅王為問責其敗盟李綱之罷太學生伏闕上書軍民集者數萬欽宗患之名問時時

言諸生忠於朝廷爾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為之長即定矣欽宗曰無以逾卿即命兼祭酒於是雪王珪被誣之冤以直宣仁皇后之謗推蔡京蠹國之禍以摘王安石學術之非有旨改修宣仁謗史而黜安石從祀初時浮沈於州縣者四十七年及老居諫垣僅九十日其所論列皆切於世道如此諫官馮澥素守王氏學乃劾時罷祭酒時求去除給事中請益力遂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又辭職名改待制高宗即位

除工部侍郎兼侍講名赴行在至則勸上典學納諫及修建炎會計録加恤勤王之兵連章丐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洞霄宫未幾告老紹興五年卒年八十三謚文靖時仁厚寛大能容物蔬糲脆甘皆可於口未嘗有所嗜狐貉緼袍皆適於體未嘗有所擇閒居和樂可親臨事不動聲氣在東郡時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之凡紹興初崇尚元祐學術而朱子張栻之學得程氏之正其源皆出於時子迪力學通經亦嘗事伊川云

論曰名賢之澤豈不遠哉閩僻在嶠外道術之興自龜山始當南宋時河洛關隴之間學者寥寥而閩士相踵起推其流派之所自洪固知朱子之為功大然後海先河則龜山之澤也方今朱子傳註立於學宮家習戶誦凡天下人心之所以正風俗之所以醇悉由於是以是知明道道南之指其於斯文運數昭昭乎其先見之矣

尹焞

尹焞字彦明一字德充世為洛人初仲宣七子而二子有名源字子漸是謂河内先生洙字師魯是謂河南先生源生林林生焞焞少孤奉母陳氏以居年二十事伊川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不對而去告伊川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伊川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禄養伊川聞之曰賢哉母也自是終身不就舉焞性鈍其從伊川與張繹同時繹高識而焞篤行伊川問焞度與繹孰愈焞曰繹穎悟

疏通往往造妙至他時持守恐不及焞伊川然之大觀
中黨禍方興焞遂不欲仕而德益成同門之士尊畏之
伊川嘗喜晚得二子謂焞繹也又曰我死而不失其正
者尹氏子也伊川没焞聚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户
靖康初种師道薦之名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
遣歸吕好問胡安國等言焞學窮根本德備中和請加
識擢不報次年金人入洛焞闔門被害焞死復甦門人
舁致山谷中以免劉豫僭偽位聘之不從以兵恐之乃

自商州走蜀至閬得伊川易傳拜而受之止於涪涪伊川讀易處也闢三畏六有二齋居之涪人罕識其面焞為人端正仁實不過於心不欺闇室其於六經玩味以索之踐履以身之涵養以成之至於下學上達無贅無外所讀書耳順心得如誦已言天下知道者宗之紹興四年侍讀范沖舉焞自代授左宣教郎充崇正殿説書辭是時高宗渡江弛元祐學術之禁始名楊時寘從班胡安國居給舍范沖朱震在講席諸公薦焞甚力六年

給焞行資遣漕臣奉詔迎之焞始就道至九江聞陳公輔攻毁程學上奏曰臣事頤垂二十年學之旣專自信甚篤使臣濫列經筵所敷繹不過聞於師者舍其所學是欺君父遂留不進有詔守臣津送至國門復辭上曰焞可謂恬退矣以祕書郎兼說書趣起之入見又辭上曰朕渴卿久矣知卿之從伊川也當從卿講學不敢以有他乃就職八年遷少監未幾求去上曰焞老成人所學淵源足為矜式除直徽猷閣仍說書資善堂翊善朱

震疾亟舉焞自代上以焞微賾艱於教胄乃轉太常少卿仍說書頃之以疾在告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講時秦檜當國主和金使來焞疏諫曰前年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崩問遽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禮曰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陛下信讐敵之譎詐覬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共戴不反兵之義乎又書抵檜曰和議若成彼日益張我日益怠侵尋朘削天下有攺革之憂且主上降志辱身有年矣未聞金

人悔禍還二帝於沙漠繼以梓宮崩問不詳金人籠絡
之計不言可見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內則進
君子而退小人外則賞當功而罰當罪使主上孝弟通
於神明道德成於安疆勿以小智孑義而圖大功不勝
幸甚疏及書皆不報於是固辭新命九年轉徽猷閣待
制又辭且奏臣有五當去無一可留乞放歸田里先是
檜見焞書疏不樂至是遂不復留以焞提舉江州太平
觀十年請老轉一官致仕初伊川教人以敬為本焞請

益伊川曰主一則是敬焞受教持守深純嘗問於伊川曰焞謂動静一理伊川使喻之適聞鐘聲曰譬如鐘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比老猶手録聖賢治氣養心之要揭之壁間以自警十二年卒年七十二嘗言經以誦說而傳亦以講解而陋訓經而務新奇則無所不至矣有論語解及門人問答傳於世

論曰聖門之聞一貫者賜以敏參以魯而賜終不及參然則魯固勝乎易大畜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

德匪畜不崇匪實不畜魯之質近實故古之為學修德者尚之焞之篤守師法進禮退義所造雖未及曾子要亦以魯得之張繹不幸早世使天假之年庶幾與聞性道之要然而尹子淵確矣

張繹

張繹字思叔河南壽安人家微賤年長未知讀書為人傭作一日見縣官出入傳呼道路頗羨慕之問人何以得如此曰讀書所致耳繹始發憤從人受學執勞苦之

役遂能文入縣府學被薦而自悟科舉之學不足為也見僧道楷悅其道有祝髮從之之意時周行已官雒中謂之曰子它日程先生歸可從之學無為空祝髮也及伊川歸自涪陵繹始得見年已三十矣時從學者甚衆繹穎悟疏通伊川甚許可以族女妻之嘗曰吾晚得二士葢指繹與尹焞也繹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二句有自得處時請問或太高伊川不答良乆曰累高必自下又言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伊川曰君子

之於人也當于有過中求無過不可于無過中求有過

嘗詬詈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繹慚謝初以文聞

于鄉曲後作文字甚少伊川每云張繹樸茂其作座右

銘曰凡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敬飲食必慎節字畫必楷

正容貌必端莊衣冠必肅整步履必安詳居處必正靜

作事必謀始出言必顧行常德必固持然諾必重應見

善如己出見惡如己病凡此十四者我皆未深省書此

當座隅朝夕視為警其篤志自勵如此伊川没未幾繹

亦没尹焞被名嘗曰思叔若在自當名用必能有為于世也

論曰繹初見傳呼者而羨慕是志在富貴也見禪門而願從是未能不惑于異學也乃一見伊川之後窮理造微遂為程門高弟考其生平得力在孟子志士不忘之語感而發奮則立志之功大矣

馬伸

馬伸字時中東平人也自弱冠登第不樂馳騖以階進

晦跡州縣人無知者崇寧初元祐學有禁伊川為奸人
所攻朝廷下河南府盡逐學徒伸方自吏部求為西京
司法曹事至則因張繹以求見初以非其時恐貽累辭
之伸執贄凡十反愈恭欲先棄官而來且曰使伸得聞
道雖死無憾自爾出入凡三年公暇雖風雨必日一造
焉同僚相忌至以飛語中傷之不顧也靖康初樞密孫
傅以卓行薦于朝名至中丞秦檜素高其節即迎辟為
監察御史令人取其狀伸曰中丞取臺官但問堪不堪

無問願不願靖康之變金人立張邦昌為帝敵去滋久邦昌恬無退避意時人皆意邦昌實預邪謀畏禍無敢言者伸首具書請邦昌迎元帥康王書成率同院簽與俱往相顧無一首肯伸遂以書自詆銀臺司進之吏視書不稱臣辭不受伸投袂叱曰逆類吾今日不愛一死正為此耳出即以繳申尚書省邦昌見書氣沮恐敗誅乃議迎隆祐皇后為垂簾計高宗即位伸屢拜章以城陷不能救主遷不能死請從竄削帝知其忠且有功于

國遂擢爲殿中侍御史荆湖廣南撫諭以誅邦昌及其黨王時雍還臺言執政黄潛善汪伯彦不法十七事不報復上章以臣言可采即乞施行非是臣合坐誣罔大臣之罪移病待命旬日貶濮州監酒稅時用事者恚甚以濮迫金境必欲寘之死地伸樸被就道無憂懼色卒陷于死紹興初追贈諫議大夫居常晨興必整衣冠端坐讀中庸一過然後出視事自言曰吾志在行道使吾以富貴爲心則爲富貴所累使吾以妻子爲念則爲妻

子所累又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
何時溝壑乃吾死所也故其臨事每奮不顧身云
論曰伸之受學程門乃在崇寧禁學之後執贄十反
稟學三年非其志素定中大有得者能之乎及為御
史以正論怵邦昌而宗室返正劾汪黃不法十七事
而公論以伸惜其竟以此而獲禍也夫南渡以後宋
室轉移之機全在汪黃之斥與用使汪黃果斥則内
相李綱外任宗澤宋之興也決焉伸以朝聞夕死而

無恨道義所發抗節輸忠陷九死而不悔所由與孔
光張禹異矣

胡安國

胡安國字康侯崇安人始遊太學同舍靳裁之得程氏
學安國從之講論旣又與楊時游酢謝良佐諸賢遊以
故聞伊洛之正紹聖四年成進士試策第一宰臣降其
等是時章惇柄政發策欲崇熙豐而安國所對無詆元
祐語故黜及哲宗諦聽稱善乃親擢第三調常州判官

改江寧推官未赴荆門帥奏為荆門教授遷太學録丐外除提舉湖北學事改湖南所至訪求人材洛詢利病剌舉必由公論會舉遺逸安國以王繪鄧璋應詔或言二人范純仁客而鄒浩所請託也蔡京故惡安國異已不為用聞之大喜遂命湖南北提刑置獄推治卒無驗而安國竟坐除名安國之使湖北楊時方為府教授謝良佐為應城宰安國於此二人者質疑訪道禮之甚恭每二人來謁辭去安國必端笏正立目送之及罷官楊

時為具朝饌蔬炙蕭然引觴徐酌清坐講論不知日之既暮頃之臺臣為直前事復其官政和元年除提舉成都學事以親老辭丁内艱闋名至京以疾丐歸宣和元年除提舉江東學事未受命而父卒終喪愴然謂子弟曰今雖有禄萬鍾將何以為遂稱疾掛冠築室塋旁勤耕取給泊如也宣和末除屯田郎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起居郎皆不就有旨趣至京以疾在告一日名見奏曰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願擢名儒明於

治平之本者虛懷訪問又言紀綱尚紊風俗益衰大臣
爭競而朋黨生百執窺覦而浸潤作用人失當而名器
愈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若不掃除更張大勢一傾
不可復正上納之中丞許翰登對上問識安國否翰曰
自蔡京得政士大夫超然遠跡不為所汙者惟安國一
人上為之歎息除中書舍人賜三品服時耿南仲倚攀
附恩方用事聞安國語惡之譏於上不聽則諷臺諫論
之疏又不下於是安國始就職中書侍郎何㮚議分天

下為四道各置都總管以衛王室捍强敵安國以為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固宜通變然遽以數百州分為四道則權復太重萬一抗衡跋扈號名不至何以待之是時粟方得上心又於安國有推挽之力見異議駁曰人言山林之士不可用信然然猶分四道如初策惟稍割其旁縣而已是冬金人大入北道趙野遁去為盜所殺及圍京師西道王襄擁衆不救卒敗國如安國言李綱之罷劉珏行詞謂綱勇於報國馮

澥劾之珏坐貶安國封還詞頭且言陛下欲復祖宗善政而澥言祖宗未必全是熙寧未必全非陰崇王氏之學再挾紹述之議於是南仲大怒果從而擠之安國遂出知通州安國在省甫一月多在告每出必有所論列或勸以事小姑置之安國曰事莫不起於細微今以小事不必言至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可言也安國旣去逾旬金人薄都城上亟名還不及時從子寅在圍城中或以為言安國愀然曰主上至此人臣効忠無路敢念

子乎高宗即位名為給事中為黃潛善所沮罷去建炎三年張浚言安國可大用再除給事中安國將行先移書宰相曰朝廷欲理兵以強國而官吏不知恤民以養兵是欲稼之長而涸其水欲木之茂而去其根也行次池州聞上走吳越引疾還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再辭不許入見獻時政論二十一篇復除給事中上知安國深於春秋出左氏傳命點正音讀安國言春秋經世大典陛下必欲削平僭叛使亂賊不得作莫若儲

心聖經左氏繁碎不宜虚費光隂上稱善除兼侍讀專以春秋進講初秦檜為密州教授游酢過密奇其才嘗以語安國及京城破金人欲立張邦昌檜獨抗議安國聞葢義之後檜歸與聞國政安國與之善是時吕頤浩自都督江上還欲傾檜未知所出或曰目為朋黨可矣黨魁在鎖闥當先去之適朝議以朱勝非代頤浩為都督安國以為不可乃改勝非侍讀安國又言朝廷以勝非處苗劉之變為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以祭仲廢君

為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葢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臣
以春秋入侍不能與為列遂臥不出頤浩從而排之安
國遂落職是夕彗出東南檜三上章乞留安國不報諫
官江躋等亦以為言頤浩盡去躋等二十餘人以應天
變而檜亦解印去臺省一空安國天資傑出恬靜簡默
見善必為為必要其成知惡必去去必絕其根辭受取
舍必度於義燕閒獨處未嘗釋卷每晨昏子弟定省必
問所業與意合則曰士當志於聖人勿臨深以為高或

怠慢必蹙額曰流光可惜毋為小人之歸既去國乃渡南江休于衡嶽買地結廬為終焉計平居食無兼味而奉先必豐家雖困不以告人嘗誡子弟曰對人言貧意將何求有來學者隨資性而接之大抵以立志為先忠信為本每曰君子愛人不以姑息故未嘗以詞色假借於人四年春秋傳成自王安石詆春秋為斷爛朝報廢不列於學宫崇寧間防禁益甚安國謂六籍惟此篇出自聖手乃厲學湛思採拾辨正凖之以語孟衡之以五

經證之以歷代之史研玩沈酣者三十年及得伊川所作傳其閒精義若合符節者十餘事益用自信至是書就歎曰此傳心要典也蓋於克己修德之方尊君父討亂賊存天理正人心之術未嘗不屢書而致詳焉書奏御上嘉之五年除知永州辭有頃除兼侍讀未行閩陳公輔乞禁程頤學上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令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自嘉祐來邵雍張載程顥及頤皆以道

德名世值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議加封爵載在祀典仍裒其遺書校正頒行使邪說者不得作奏入公輔等交章論之復除知永州辭久之上念訓經納諫之忠進寶文閣直學士八年卒年八十五謚文定安國性本剛急比老風度凝遠氣貌雍穆即在疾病必飭於禮每慕諸葛亮韓琦之為人遭中原淪沒遺黎塗炭常若痛切於其身雖數以罪去其愛君憂國之心遠而彌篤聞有君命即通夕不寐思所以告君

者入仕四十年實歷不及六載朱震被名問出處之宜
安國曰講學論政則當詢究至於行已大致去就語默
之幾如人飲食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於人亦非
人所決也故渡江以來儒者出處合義必以尹焞及安
國為稱首侯仲良言稱二程他無所許可及見安國歎
曰始吾以視不義富貴真如浮雲者二程先生而已不
意復有斯人也謝良佐亦語人曰康侯如大冬嚴雪百
草萎死而松柏蒼然獨秀所著尚有通鑑舉要補遺及

文集行於世

論曰仲尼作春秋於人心冥昧之時二程紹統緒於正學滅息之後皆斯道絶續之大機也王安石自負為名世臯夔而不知二程欲行周禮而反廢春秋宜其兆亂當時貽詒後代安國獨慨然味人之所不味表章春秋上資啓沃又能抗正議為二程扶衛其功甚偉昔夫子稱剛毅近仁若安國近之矣

羅從彥

羅從彦字仲素先世自豫章徙劒浦從彦自幼即不為言語文字之學及長嚴毅清苦刻志求道聞楊時得程氏之傳慨然慕之及時令蕭山從步往從焉初見三日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枉此生時亦喜謂可與言道於是日益親他弟子無及從彦者嘗講易至𠔁爻時曰伊川説甚善從彦即鬻田走洛見伊川問之歸復事時時告之曰讀書之法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又曰學而不

聞道猶不學也從彥受命益自力凡事時二十餘載時埒陳淵每造從彥必竟日乃返謂人曰自交仲素日聞所未聞與學清節南州冠冕也旣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充然自得朱松李侗晝執弟子禮從之游嘗採祖宗故事為遵堯録靖康中將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從彥之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又曰君子在朝則治小人在朝則亂葢君子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

多憂憂則善心生故治小人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樂則怠心生故亂又曰天下之亂不起四方而起朝廷譬人傷氣則寒暑易侵木傷心則風雨易折其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道茍明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材得周孔之心而明道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行忠義也易漢唐以後失周孔之心不能明道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行忠義也難又曰士之立朝以忠厚正直為本正直則朝無過失

忠厚則人無怨嗟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其議論淳正類此朱子稱自龜山倡道東南游其門者至衆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仲素一人而已晚就特科授博羅主簿年六十四卒於官學者稱豫章先生淳祐間謚文質

論曰從彦之為河洛正傳朱子之論定矣今觀其推言治忽之故何其明以達也當靖康時廢法度而恃德澤退君子而進小人朝廷不正而邉陲是亟及都

城陷殉義者僅李若水一人耳推厥亂兆則由元祐之與熙豐彼此相激而不存忠厚之意也從彥所言炳若龜鑑庶幾天民先覺之亞乃竟不為世用即其書亦不及以聞於朝惜哉

李郁

李郁字光祖光澤人元祐黨人深之子以深命為叔父庭後幼不好弄坐立必莊從舅陳瑩中學踰冠謁楊時於餘杭而請業焉時奇之謂曰學者當知古人之學何

所用心學之將以何用若言孔門求仁則何為而謂之仁若言仁人心也則何者而謂之人心郁受言退求其說以進愈投而愈不合乃取論孟讀之早夜不懈龜山深許之因妻以女蓋十有八年然後渙然有得嘗曰治經讀之又讀於無味處益致思焉以至羣疑並興寢食不置乃當驟進耳郁涵養有方平居無惰容誨人無勸色於世務人情官政文法以及行陣農圃之事靡不究知紹興中以遺逸名對高宗改容傾聽補迪功郎除勅

令所刪定官以憂去服闋値秦檜用事遂築室於邑西
山闔户讀書家計屢空曠然不為意久之辟福建帥府
機宜文字日訪民間利病以告其長興除之後帥欲毀
民居為列肆爭未能得遂辭去帥慙謝留之卒於官年
六十五所著有易傳論孟遺稾學者稱西山先生朱子
為表其墓云
論曰晉杜預有言優而游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
自得之朱子最善其言葢讀書之方莫過於是也觀

郁之所肆力其於甘苦生熟之候用功亦已勤矣俗儒涉獵不耐心於溫故無居安樂玩之休而欲沛然於行也豈可得乎

劉勉之

劉勉之字致中崇安人自幼強學日誦數千言為文滂沛淩厲比長婦家富而無子謀歸貲於女勉之謝不受為擇其宗屬之賢者畀之使奉先祀以鄉舉詣太學時元祐之禁方嚴有挾其書者師生連坐罪至流竄勉之

獨陰訪伊洛之書藏之夜深乃發篋燃膏默誦涪陵譙定嘗從二程遊遂於易至京師勉之即往叩盡得其學本末遂揖諸生去道謁劉歊楊時皆從請業歊尤奇之與語無所不傾盡勉之受其言歸結廬於建陽之蕭屯讀書力穡無求於世平居嚴敬自持而接物恂恂色笑可親臨事財處不動聲氣學子造門隨其材品示以聖賢教學門戶終日娓娓無倦色當世賢士大夫咸高仰之與朱松胡憲劉子翬尤相友善中書舍人呂居仁等

薦之詔詣闕既至秦檜方主和議惡山林之士不顧利害輒盡言慮有所梗乃不使見天子第令試策後省勉之知道不行即日謝歸杜門十餘載朱松病革時屬以後事勉之為經理其家教愛朱子如己子以女妻之紹興十九年卒年五十九所居有白水學者稱白水先生
論曰朱子從遊三賢及訪李侗而學乃大成侗於龜山為再傳勉之身及見之而所造於侗顧若微有軒輊何歟勉之平生僅一詣闕未嘗出仕其淡泊寧靜

之槩蓋君子之所養可知矣

劉子翬

劉子翬字彦冲忠顯公韐之仲子也未冠遊太學以父任授承務郎辟真定府幕僚韐死靖康之難子翬痛憤哀毁致羸疾廬墓三年服除通判興化軍寇楊就犯境與郡將畫計備禦就不敢犯以疾丐祠歸自號病翁獨居一室危坐或竟日夜嗒然無一言至聞人有片言之善則從容浴扣必竭兩端後生來問學則隨其器識告

語成就無倦色妻死不再娶事繼母呂氏及兄子羽盡
孝友閒日輒一走忠顯墓下瞻望嗚咽或累日而後反
子羽之子珙開爽嗜學子翬教之卒有立籍溪胡憲白
水劉勉之與子翬交至相得也每見講學外無一雜言
朱子父松將没囑朱子於此三人朱子見子翬子翬告
之曰吾於易得入道之門所謂不遠復者吾之三字符
也初子翬喜佛學旣而讀易渙然有得以為學易當自
復始嘗闢二齋以復名其東齋又為之銘以見志至是

以告朱子焉嘗作聖傳論有曰樂善如貪叅理如函聞
非如獲利捨過如遺蛻彼以日就月將為初學以眞積
力久為鈍才是自誣也一日微疾即謁家廟别母氏以
書訣親朋付珙家事自指所葬處中外孫遺人人為計
久遠已乃與學徒論修身求道之要作訓誡數百言二
日而卒年四十七世居屏山學者稱屏山先生
論曰劉勉之胡憲皆受易於譙定獨子翬於易以自
得聞昔之善學聖人者莫如顏子而巽傳以復之初

文當之則子暈之三字符固即顏子之學也子暈既字朱子而為之說曰凜乎惴惴惟顏曾是畏葢其志高其見卓矣

胡憲

胡憲字原仲崇安人少學於從父安國以鄉貢入太學時方禁伊洛之學憲獨與劉勉之陰誦竊講已又學易於涪陵譙定定謂曰心為物漬則不能有見惟學乃可明耳憲喟然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耶自是一意下

學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力田以養親非其道義一
毫不取從遊者日衆近臣林彦質等薦之被名以母老
辭彦質入西府又言之輒名授左迪功郎差建州教授
日進諸生訓以為己之學諸生始而笑繼而疑旣而視
其所以修身事親接人無不一如其所言遂乃悅服復
延篤行程元廉節龔何俾參學政學者大化秩滿復留
者再盖七年不徙官以母老求監南嶽以歸父之起為
福建安撫司屬與帥不合復請祠去會秦檜用事洎然

無當世念者二十年檜死乃以大理司直名未行改祕書省正字憲每論事極意顯言至於慷慨灑涕未幾金人治汴宮室憲輒言金人必敗盟請亟用張浚劉錡時二人傷於積毀未有敢頌言用之者憲疏入即求去上感其言以為左宣教郎主管崇道觀卒名浚錡以退金師憲性恬淡培養深固平居危坐植立時然後言望之枵然若槁木之枝即之溫然雖倉卒無疾言遽色人或犯之未嘗與較讀書不務自為訓説所纂論語會義行

於世三十二年卒年七十七初朱子奉父命稟學於三君子獨從憲為最久而呂祖謙林之奇魏掞之等皆憲門人也世稱為籍溪先生

論曰憲始喟然於克己其旣訓人以為己克己者所以為己也無為己之志則克之不勇無克己之功則為之不實基之以子思尚絅之心繼之以顏子請事之力終之以孟子篤實輝光之盛是魯鄒之學的也

李侗

李侗字愿中延平人年二十四棄舉子業以書謁羅從彦從彦實得程楊之傳然清介絶俗人鮮知者見侗受業頗非笑侗若不聞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説從彦好静坐侗退亦静坐從彦令静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各有條序從彦少然可亟稱許焉侗為人勁特豪邁至充養完粹無復圭角色温言厲神定氣和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其事親孝仲兄性多忤獨能得其懽閨門肅穆

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平居恂恂若無可否而遇事一
斷以義截然不可犯生産素薄然親隣或貧不能婚嫁
輒節衣食振助之與鄉人處長者事之盡禮少者賤者
遇之以道言笑終日油油如也荅問後學隨深淺施教
而必自反身自得始故其言曰學問不在多言但默坐
澄心體認天理雖一毫私意之發亦退聽矣又曰讀書
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
至皆可勉而進矣若直求之文字以資誦說其不為玩

物喪志者幾希又曰講學切要淵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嘗誦黄庭堅稱濂溪所謂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者以為常存此意庶幾遇事廓然其指示深切類此侗既閒居若無意當世而憂時論事感激動人語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恥為先本末備具可舉而行朱子父松與侗同事從彦雅重侗鄧迪謂松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松以為知言後朱子師侗每去復來所聞必益超絶上進不已乃如此經術

通明而未嘗著書其論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徙步而形勢不同每舉中庸未發之中謂必體此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爾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所居在水竹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食飲或不繼怡然自適晚二子友直信甫皆成進士試吏旁郡更相迎養隆興元年十月閩帥汪應辰以書幣聘往見之至之日疾作遂卒年七十一謚文靖學者稱延平先生所傳有朱子所記延平問答行於世

論曰主靜之旨標自濂溪非偏於靜也定之以中正仁義則動靜該備矣然必以靜者為主是本原之學也中庸所謂未發偏言之與已發對而專言之則天下之大本也故曰主也主於靜以行乎動則義與正固靜而仁與中亦不害其為靜也故曰定也羅李之學深會乎此用能大本卓然獨得程氏之宗紫陽紹緒其傳益彰然羅猶有絶俗之嫌李乃無復圭角豈天稟異哉抑亦所養使然耳

胡寅

胡寅字明仲安國弟淳之子也少桀黠難制淳閉之閣閣中有雜木寅盡刻為人形安國曰是宜有以移其心乃置書數千卷其上歲餘寅誦閱盡遍稍長從侯師聖游宣和三年成進士除校書郎於是楊時為祭酒寅復稟學焉頃之遷司門員外郎金人入京師議立異姓寅與張浚趙鼎逃太學中不書狀寅之初擢第也張邦昌欲妻以女寅固卻之至是邦昌偽立寅遂棄官歸高宗

駐金陵張浚薦為駕部郎擢起居郎金人南牧詔議移蹕寅上書有曰自古中興之主克復舊物莫不本於憤恥恨怒不能報怨終不茍已今陛下既不為迎二聖之策又不為守中原之謀若不更轍則永負孝弟之愆常有父兄之責人心一去雖欲羈栖山海恐非自全之計也呂頤浩惡其切直除主管江州太平觀未幾復應詔上十事曰修政事備邊陲治軍旅用人材除盜賊信賞罰理財用核名實屏諛佞去奸慝不報命知永州復召

為起居郎遷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又遷給事中時議遣使講和寅納疏切諫上深然之加奬諭焉使定不行矣適張浚自江上還以遣使乃兵家機權竟遣之寅復言今日大計惟宜明復讐之義用賢修德息兵訓民以圖北向倘或未可則堅守待時若二三其德必不能有所立寅既與浚異遂乞便郡就養除知邵州辭改嚴州尋改永州徽宗訃至朝議欲用故事以日易月寅言禮讐不復則服不除願服喪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俄除

禮部侍郎兼侍講直學士院丁父艱去初秦檜與安國有舊及檜當國倡和作威福寅惡之與之絶檜怒乃除寅徽猷閣直學士奉祠致仕檜憾未已復坐與李光書譏訕落職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聞命即日就道於謫所著讀史管見數十萬言及檜死始聽自便復其官紹興二十一年卒年五十九謚文忠所著尚有論語詳說崇正辨及斐然集三十卷學者稱致堂先生

論曰張浚負一時望為國重輕然劾李綱沮岳飛其

債事也大矣吾尤惜胡寅一疏幾定國是而卒撓於浚也至檜當國又能以公義割私交失所不自悔易名曰忠豈虛哉

胡宏

胡宏字仁仲安國之子也始事楊時侯仲良而卒傳其父業優游衡山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四方從學者甚衆張栻實師事之紹興間上書論復讐大義累數千言至曰二帝遠適窮荒辛苦墊隘其願陛下加

兵敵國心目睽睽庶幾一得生還而陛下反欲以天子之尊北面讐敵是祖宗之靈終天暴露無與復存也父兄之身終天困辱而求歸之望絶也中原士民没身塗炭無所赴愬也陛下念亦及此乎是後上益偷安羣臣承旨爭為彌文國子司業高閌請幸太學宏移書切責之聞者歎服初秦檜與安國有舊既當國欲用宏及宏弟寧恠二人不通問貽兄寅書諷之寧乃予書但叙契好而宏書詞氣尤厲或過之宏曰恐其見名耳寧果被

名試館職除敕令所删定官而卒不名宏及秦熺知樞密院事檜問寧曰熺近除外議云何寧曰外議以為相公必不為蔡京之所為也遷太常丞祠部郎官既而寅與檜忤寧亦出為夔州參議及檜死侍臣交薦宏朝命下而宏已病竟不克造朝而卒所著知言有曰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又曰立志以端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於萬物之表敬行於事物之內而後義可精張栻稱其言約義精實道學之樞要制

治之著龜尚有詩文五卷皇王大記八十卷學者稱五

峯先生

論曰自安國以春秋專家諸子皆潛心勵學負志節

恢廓深遠建崇論宏議以消庸靡之習是有得於春

秋之旨者也宏在諸子中偉抱卓識自許尤為不偶

較其學術亦最優也

史傳三編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傳三編卷六至八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檢討臣温常綬

謄錄監生臣陳廷桂

史傳三編卷六

大學士朱軾撰

名儒傳六

宋

朱子

朱子名熹字元晦後改仲晦世婺源人居紫陽山下父松尉尤溪以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午時生朱子於溪

南寓舍松旣遊宦入閩晚居建州故朱子為建人少時松指天示之問曰天之上何物松異之從羣兒戲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始授孝經一閱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年十四松以不主和議忤秦檜歸病革囑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彦沖三人者吾友也學有淵源吾即死汝往事之朱子旣孤依父友劉子羽僑於崇安遂禀學於三君子白水妻之以女十八貢於鄉十九成進士紹興二十一年以佐廸功郎主同安

簿二十三年之任始徒步謁李侗於延平初楊時倡道東南實傳羅從彦以及於侗故朱子師之至同安職兼學事乃選秀民為講說士尊其教二十七年四考罷歸請祠明年復謁侗由是往來從之者累年精思實體所造益深明年召赴闕不至孝宗即位應詔上封事首言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事物之變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

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説誤之也願閉關絶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數年之後視吾力之强弱觀彼釁之浅深徐起而圖之三言斯民休戚係守令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今之監司無非宰相臺諫之親舊顧陛下無從知之耳明年召對辭不許遂入見復陳三劄大抵不出封事之意而加剴切焉是時上頗留意老釋而宰相湯思退申和議近習曾覿龍大淵招權故朱子以為言思退聞之不悦授武學博士待次乾道

元年促就職值洪适相復主和不合丐祠去三年除樞
密院編修待次明年崇安大饑民奪食幾挺變朱子乃
假官粟六百石貸之人賴以濟其後歲一斂散貸者出
息什二小歉弛半息甚則盡蠲之行之十有四年贏益
多遂歸元粟於官而用所贏為貸資每石止收耗粟三
升不復取息以故數十年邑無饑饉患所謂社倉者也
五年三促就職會魏掞之以論曾覿去力辭尋丁內艱
自始死至祥禫皆酌古制行之用成喪祭禮因推之冠

昏作家禮六年復名以未終喪辭七年復名以祿不逮養辭九年上嘉其廉退改宣教郎主祠四辭逾年始拜命淳熙二年除秘書郎再辭五年差知南康軍四辭逾年始拜命朱子歸自同安家居幾二十年涵養充積理明義精既至郡懇惻愛民興利除弊惟恐不及會旱講求荒政以請於朝言無不盡或三四上得請乃已嚴隣路遏糴之禁閱境内蓄積之實通商勸分全活至衆郡濱大江舟艤岸遇颶多沈溺乃募饑民築隄護之民得

濟饑而舟患亦息視民如傷至奸豪撓法懲之不少貸數詣學引士子講論已乃建周子祠以二程配又復白鹿書院每休沐輒一至諸生質所疑誨誘不倦立學規俾守之明年有旨監司郡守條具利病朱子上言郡縣賦重由於供軍請覈兵籍廣屯田練民兵以省坐食之軍使郡縣事力稍紓然後可禁其苛斂責以寬恤卒復極論近習竊柄援引交通之弊疏入上不悅乃乞罷黜又以人户逃移自劾者再以疾請祠者五皆不報除提

舉江西常平茶鹽事待次尋録救荒勞晉直祕閣以南康所募納粟人未受賞義不獨被恩命三辭不拜會浙東大饑詔為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事即日就道且乞奏事之任及至闕納粟賞行乃受直祕閣入對延和殿所奏七事辭皆剴切其一二事言災異之由與近習之弊則手繕以防宣洩因乞推行社倉上為下其法於諸路方拜命時即檄旁郡募米商為蠲其征及至部客米已大集乃單車屏從按行存邺鈎訪猬閭所至人不及知

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丁錢和買榷酤役法有不便民者悉釐革之於捄荒之餘隨事經畫爲經久計猶以前後所請多見抑幸而從者率稽時後事發憤抗疏言之且移書政府曰朝廷愛民不如惜費明公憂國不如愛身然財散猶可復聚民心一失不可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不可復振九年以賑濟勞晉直徽猷閣辭知台州唐仲友者宰相王淮姻戚也遷江西提刑未及去朱子行部至台按得其姦贓劾之時

久旱疏出丙天雨淮匿不以聞朱子申章益力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新命以授朱子不拜請祠去淮大憾乃用陳賈鄭丙協力以攻朱子遂肇偽學之禍於是朱子作武夷精舍奉祠不出者七年當是時海內學者尊信益衆十四年除提點江西刑獄辭不許明年促奏事辭又不許值淮罷相遂力疾入奏首言刑獄輕重失宜甚至干涉人倫亦從流宥則天理民彝幾何不至於泯滅卒乃極言陛下天理未純人欲未盡故便嬖得被

腹心之寄柔邪得竊廊廟之權公議有時而不容讜說有時而誤聽欲報讐恥而不免苟安欲養生靈而未免愁怨願於一念之頃謹而察之果天理耶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少有壅閼苟人欲耶則敬以克之不使少有凝滯是行也有要於路謂正心誠意上所厭聞戒勿言者朱子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安敢回互以欺吾君乎及奏上未嘗不稱善時曾覿已死王抃已去獨內侍甘昇頗預政朱子力以為言上曰為其有才耳對曰小人

無才安能動人主翌日除兵部郎未供職林栗劾之命改它部丙寅相竟授以江西前命再辭除直寶文閣奉祠未踰月復召初入奏時迫於疾作口陳未盡乞具封事以聞未及上至是再辭遂併封事投匭以進凡數千言大要言天下大本在陛下一心而其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已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時上已有倦

勤意為燕翼謀益加嚮用會執政有詆道學者遂力辭除秘閣修撰奉外祠光宗立三辭職名仍直寶文閣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再辭改知漳州又再辭不許既之任即奏除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加意學校教誘諸生又揭示喪葬嫁娶之儀嚴禁男女傳經之會俗為一變適朝議欲行漳泉汀三州經界朱子常病經界不行聞命即訪事宜擇人物及弓量之法上之且言必可行之説三將必壬於不能行之説一旣而

寓公豪右果競沮之朱子乃以地震自劾其冬有旨先
行漳州經界以届農期暫寢明歲遭嗣子喪丐祠除秘
閣修撰予祠去而漳州經界竟報罷矣頃之除荆湖南
路轉運使四辭三年差知静江府廣南西路經畧安撫
辭四年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問朱先生安在乃差知潭
州荆湖南路安撫辭不許會長沙有峒獠之擾遂拜命
至則遣人曉以禍福皆降之申敎令嚴武備戢姦吏抑
豪民湖湘士子故知學爲之崇奬敎厲四方人士畢至

孝宗升遐朱子慟不自勝又聞上不任執喪中外汹汹益憂懼乞歸田里未幾趙汝愚以太皇太后詔尊上為太上皇而奉嘉王即位主喪於是汝愚相薦朱子先是彭龜年為嘉王直講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王稱善問為誰說對曰朱熹也自後每講王必問朱子說云何而翊善黄裳亦嘗言於光宗曰欲嘉王進德修業追踪古先哲王當求天下第一流人光宗問為誰以朱子對故王之知朱子也久至

是遂首名奏事除煥章閣待制侍講朱子行且辭於道
聞南内朝禮尚闕近臣已有用事者遂因辭章徵辭以
諷諫疏再上不許乃乞帶元官奏事首言天運艱難國
有大咎然有可諉者陛下前日未嘗有求位之心今日
未嘗忘思親之懐而已夫充未嘗求位之心可以盡負
罪引慝之誠充未嘗忘親之懐可以致温凊定省之禮
次言為學莫先於窮理窮理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
貴於循序而致精致精之本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既對

面辭職名不許翌日又辭待制乞改説書上報以手札
乃拜命每進講務積誠意以平日所論著者敷陳開繹
既數次講則復編次所講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又
請不以寒暑雙隻日月並令早晚進講及瑞慶節免稱
賀皆從之時太上意未釋然上未即還大内將葺東宫
居之朱子具四事以諫不報又議承重之禮以為子為
父嫡孫承重為祖禮皆斬衰自漢文短喪天子遂無三
年之服為父且然則承重可知壽皇至性自天獨執通

喪宜著方冊為世法程間者陛下以世嫡承大統一時倉卒遂服漆紗淺黃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請將來啓殯發引仍用初喪之服及孝宗將祔詔集議迭毀之次初太祖尊僖順翼宣四祖之廟實奉僖祖為始祖治平間議者以僖祖無功德世數寖遠遷於夾室未數年王安石復之是時趙汝愚雅不以熙寧中復祖僖祖為然復議祧之而奉太祖為始祖朱子乃上議狀條其不可者四且擬為廟制又援伊川程子之說

以為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基本啓自僖祖安得謂無功德狀上宰相持不以聞徑創别廟以奉四祖上頗聞朱子有狀召問内殿朱子具劄及圖以進上然之命即榻前撰内批直罷其事時策免留正擢用謝深甫等皆以内批行之朱子懲其弊乞再令集議於是朱子議竟不行當汝愚之謀立上也知閤門事韓侂胄用姻戚得見太皇太后汝愚實使入白其謀事既定侂胄以為己功居中用事汝愚方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

望治朱子獨惕然以侂胄為慮既屢言於上又數白汝愚宜酬以厚賞勿使預政汝愚性疏以侂胄為易制不為意朱子乃因講筵復留身極言之甫退即降内批罷侍講予宫觀汝愚袖還内批且拜且諫而内侍王德謙徑以内批付朱子朱子遂行臺諫給舍爭疏留之不聽乃除寳文閣待制知江陵府朱子辭且乞追還新舊職名詔仍煥章閣待制予祠朱子既去明年侂胄遂罷汝愚至謫以不軌謫永州朱子自以身事四朝雖退間猶

帶侍從義難茍默乃草疏萬言極論姦邪蔽主因以明汝愚之冤詞旨痛切諸生交諫不從蔡元定請以筮決之遇遯之同人朱子嘿然退焚諫草自號遯翁因六辭職名詔仍秘閣修撰是時侂胄勢益張大與偽學之禁臺諫爭承風旨排詆萬端至欲擠之於死二年遂落職予祠報至朱子方為諸生講論畧起視復坐講論如初於是繩趨尺步從游之士皆屏伏丘壑依阿選懦者更名他師甚至變易衣冠以自别非黨而朱子方講學不

休或勸以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是冬竹林精舍成率
諸生行舍菜禮於先聖先師以周程張邵司馬延平七
先生配五年以年届懸車致仕六年三月寢疾猶日為
諸生講太極西銘及為學之要辛酉訂大學誠意章句
甲子移寢中堂諸生入問疾曰夫子之疾革矣萬有不
諱當用書儀乎不允用儀禮乎亦不允然則參用之乎
乃頷之遂正坐整衣冠揮婦女勿近就枕而逝是日大
風拔木洪流崩崖時年七十一朱子為人色莊言厲其

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閒居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就一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倦而休肅躬瞑息休而起端步徐行飲食羹菜匙箸各有定列中夜而寢既寢而寤擁衾默坐或至達旦閨庭之間内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祭祀必誠必敬少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戚哀戚備至飲食衰絰各副其情延遇賓客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必致其愛於鄉閭必致其恭平居

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闕失輒戚然不豫語及國勢未振常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易退之節則一官之拜必抗章力辭一語不合即奉身亟去故登第五十年仕於外僅九考立朝纔四十六日道之難行也如此其後侂胄誅嘉定二年始追謚曰文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論語孟子集註或問太極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及文集一百卷所編次有語孟精義中庸輯畧孟子指要

小學通鑑綱目本朝名臣言行録家禮近思録程氏遺書外書伊洛淵源録謝上蔡語録晩復編次禮書未及成至若天文地志律厯兵機無不洞究淵微詞章字畫未嘗用意亦動中規矩可為世法著述雖多於四子尤所殫意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所著書一字未安必反覆達旦甚至累日要求其當而後已諸生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講論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難脫然沈痾之

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怵然以為憂摳衣而來遠自川蜀文字之傳流及海表至於異域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蓄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寶慶三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紹定三年改徽國公淳祐元年上幸學詔以周子二程子張子及朱子從祀孔子廟

李方子曰夫子設教洙泗以博文約禮授學者顏曾思孟相與守之自後正學失傳士各以意為學其騖於該洽者既以聞見自矜而流於汎濫駁雜之歸其溺於經

約也又謂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而陷於曠蕩空虛之域先生身任道統廣覽載籍取其所同而削其不合稽其實用而剪其煩蕪參伍辨證以扶經訓而詰其舛差大本大根固已上達究其所窮條分派别經緯萬端無所遺漏蓋其包涵渟蓄溥博淵泉故出之若是其無窮也

論曰夫子以贊述六經而賢過堯舜誠以萬世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皆夫子之力也自道學失傳周子

倡之二程子從而光大之張子邵子又裨助而引伸之而後斯道復明於世然數子於六經自伊川易傳外鮮有成書蓋至朱子而六經之學乃揭於中天即數子之所口授心承亦皆賴其尋繹表章而後學者足與有明也平生所歷諸郡政教聿張尤惓惓為其百姓請命是伊尹内溝之心也及後登朝引道格非風節嶽嶽是臯陶陳謨之義也使當時克究其用則撥亂致治興禮明樂驟帝馳王勲施爛焉何至寖微

寖滅而終以不振哉不幸小人間之遂興偽學之禍此與孔子不遇於春秋横遭伐檀削跡者何異然數百年來學校所以教政俗所以理無不折中於朱子其為萬世烈豈直不在禹下已哉

張栻

張栻字敬夫丞相浚子也以廕補官孝宗立鋭志興復浚起謫籍開府治兵乃辟栻書寫機宜文字除直秘閣時僚佐盡一時選栻以年少内贊密謀外參庶務所綜

晝諸人皆自以為不及也間以軍事入奏因勸上稽古親賢以自輔帝異之及李顯忠兵敗湯思退申和議而盧仲賢使金於是栻復入奏帝引見上皇栻輒策金人必敗宋室必興上皇曰何哉栻曰太上仁孝上格於天又傳位聖子雖唐虞無以過而金人篡奪相仍無復君臣父子臣以知其然也上皇曰茍仲賢使歸事當若何栻曰臣父浚職在邉隅戰守是務此事惟廟堂審處之勿貽後悔仲賢歸辱命栻劾之奪三官未幾浚去國遂

罷兵金人乘間入淮甸中外大震思退襲秦檜遺策至
敕諸將毋得輒縱兵已而浚没栻治葬畢即上言國家
與金有不共戴天之讐頋繼今以往誓不言和專務自
强雖折不撓不報乾道三年用劉珙薦除知撫州未上
改嚴州入對言欲復中原之地必先得中原之心欲得
中原之心必先得吾民之心所以得之者無他不盡其
力不傷其財而已矣今日之事固以明大義為本然所
施有先後則緩急不可以不詳所務有名實則取舍不

可以不審五年召為吏部員外郎是時敵勢新弱朝議將往青陵寢有憂名兵者輒斥之栻見上上曰知敵國事乎栻曰未知也上曰金人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栻曰敵人之事臣雖不知境内之事則知之矣上曰何也栻曰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國家兵弱財匱官吏欺誕不足倚輔正使彼實可圖臣恐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默然栻因出所奏疏讀曰陵寢隔絶誠臣子之至痛今未能正名仗義以伸天討而卑辭厚禮以求之其屈

甚矣而或猶以名兵為憂者亦見我未有必勝之形故也夫必勝之形在素定之日不在決機之時上悚聽改容栻復讀曰今日且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顯絶金人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修攘戰守為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為虚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矣上深納之將除為講官會發運使史正志行均輸法盡奪州縣財賦遠近騷然栻以為言上曰正志取諸郡非取諸民也栻曰州縣財賦大抵無餘取之不

已而經費有闕不過巧為名色以取諸民耳上矍然即詔罷之乃以栻為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嘗講詩葛覃進說曰治生於敬畏亂起於驕淫使為國者念稼穡之勞而后妃不忘織紝之事則心不存者寡矣因陳祖宗自家刑國之美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上喟然曰此王安石所以為誤國也栻在朝未期歲召對至六七勸上修身務學畏天卹民抑僥倖屏讒諛宰相憚之而近習尤不悅知閤門事張說者太上皇后姻戚也驟擢樞府外

廷譁然莫敢言栻夜草疏極諫旦詣朝堂質責虞允文
且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慙
憤不堪退則再疏又諫事乃寢然栻亦坐是逾年遂出
知袁州栻為人表裏洞然勇於從義無纖毫滯吝每進
對不以人主意為隨順上嘗歎伏節死義之臣難得栻
曰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又嘗難辦事之臣栻曰曉事
者難耳若但求辦事之臣他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
人也一日肩輿出遇曾覿覿舉手欲揖栻遽掩其襦覿

慙手不得下其峻如此淳熈元年帝念栻除舊職知靜江府經畧安撫廣南西路始至所部荒殘乃簡州兵補缺籍日習月按申嚴保伍法飭溪峒酋豪弭怨睦鄰毋相賊殺奏革横山買馬之弊六十餘事諸蠻感服善馬爭至以治行進秩直寶文閣再任五年除祕閣修撰湖北轉運副使即知江陵帥本路一日去貪吏十四人禮過諸將加恤卒伍咸勉以忠義功賞必信又劾黜縱賊大吏募賊黨相捕告緝斬姦民之為逋藪者湖北故多

盜至是盡逭嘗捕盜數人其一北中亡奴也栻曰國家
既未能正名討賊毋使疆埸之事其曲在我乃縛奴歸
之北而戮其餘以徇北人歎曰南朝有人七年二月丐
祠未報而疾革有友求教謂曰蟬蜕人欲之私春融天
理之妙因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
好惡公天下之理投筆遂絕時年四十八已而詔下除
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沖祐觀不及拜栻初事胡宏宏
一見喜曰聖門有人矣告以洙泗論仁之旨栻益奮作

希顏録以自策後與朱子交善講習愈精所造愈純嘗謂學莫先於義利之辨其言曰聖學無所為而然也無所為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凡有所為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學者當立志以為先持敬以為本而精察於動静之間毫釐之差審其為霄壤之判則有以用吾力矣學然後知不足平時未覺吾利欲之多也灼然有見於義利之辨將以救過不暇由是而不舍則

趣益深理益明而不可已豈特治己之所當先施之天下國家一也王者所以建立邦本垂裕無疆以義故也霸者所以陷溺人心貽毒後世以利故也朱子每言己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若敬夫則大本卓然學者稱為南軒先生

論曰朱子平生所交友最著者敬夫東萊象山三先生而已象山既同門而異户而東萊之教先列史而後六經於博約之歸亦似不無異旨其始終若符者

惟宣公一人夫友所以講學所以輔仁漢之王貢唐之元白情厚矣然所取不過意氣文藝之間即進乎此者亦僅以政事節誼相鼓勵惟朱子與宣公出則欲同行所學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處則闡道傳心思樹億萬世人倫之極後之交友者可以奮矣

呂祖謙

呂祖謙字伯恭右丞好問之孫也先為河東人自好問始居婺祖謙之學本諸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

之奇胡憲遊既又友朱子及張栻以故學益精初膺將
仕郎隆興元年成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南外宗教
丁母艱居明招山四方之士爭就之闋除太學博士待
次例補嚴州教授復名為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
院檢討官輪對首勉孝宗留意聖學且言恢復大事乞
廣攬英豪使確陳經畫先後之實然後與大臣定成算
而次第行之召試館職祖謙常喜陸九淵之為文而未
識其人至是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也揭

示果然人服其精鑒丁父艱闋主管台州崇道觀召為
祕書郎重修徽宗實錄書成進對言曰治道體統內外
上下不相侵奪而後安今陛下兼行大臣之事大臣亦
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為其上所侵而不
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椽屬凌長吏賤
臣輕柄臣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
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
謂智足徧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

壅蔽之萌又言國家以寬大忠厚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風俗此根本之深也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畧未優是以事功不競今日治體固當激厲其事功尤當愛護其根本遷著作佐郎尋兼禮部以末疾丐祠除直祕閣主管沖祐觀以歸祖謙孝友絶人恬淡寡欲盡言以納忠而羞為訐秉義以飭躬而恥為介既歸乃建麗澤書院以會友講學病中猶為日記於氣候暄涼草木榮瘁無不謹書其察物内省不以一日懈

如此病旣間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不就添差淛東帥議亦不就淳熙八年七月辛年四十五諡曰成祖謙之學以關洛為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嘗言道理無窮學者先不得有自足意又曰静多於動踐履多於發用涵養多於講說讀經多於讀史工夫至此然後可久可大其論史以為論一時事紀傳不如編年論一人終始則編年不如紀傳二者皆不可廢至觀史之法於事之利害時之禍患必掩卷思所以處之乃為有益少

卞急後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猛然有省一時
意氣皆平自是終身無暴怒朱子每稱學如伯恭方為
變化氣質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居家之政皆可為後
世法嘗就訪朱子及歸朱子送之於道祖謙欲編近思
録因與朱子同止寒泉精舍分類抉微一月而成又嘗
修讀詩記大事記未及成考定古周易書說閫範官箴
辨志録歐陽公本末皆行於世學者稱東萊先生其弟
祖儉字子約趙汝愚得罪祖儉輒上書陳寃坐竄韶州

在謫所讀書窮理賣藥自給芒屩徒步為踰嶺計每言
人因世變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若意氣反有所
加亦私心也其後量移高安卒從弟祖泰性疏達尚氣
誼論世事無忌諱祖儉既貶祖泰嘗欲以言報國懼累
祖儉及祖儉卒祖泰乃擊登聞鼓上書請誅韓侂胄坐
杖一百配欽州祖泰了無懼色至府庭尹誘之曰誰教
汝共為章者言之且貰汝祖泰笑曰何問之愚也吾固
自期必死而可受教於人耶尹曰汝病風喪心耶祖泰

曰以我觀之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尹
宗室據案作色杖加毒祖泰呼曰公天族同國休戚祖
泰為誰家計安危而受此毒也尹慙趣杖訖使去佗胄
怒未已使人迹祖泰所在祖泰乃匿襄鄧間及佗胄誅
詔雪其寃補上州文學至都卒
論曰學欲博不欲雜又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
約也祖謙之學不可謂雜而終不得與朱子並稱大
醇者不以反約之意求之則博即為病是故陸九淵

之學非禪也而徑約之弊多祖讕之學非霸也而騖博之心勝惟求約於博反博歸約斯孔顏斆學之宗也

陸九淵

陸九淵字子静撫州金谿人四歲時問父賀天地何所窮際賀笑不荅九淵窮思至忘寢食及丱角聞人誦伊川語輒怵然深省曰自覺若傷我者與兄九齡相踵成進士互為師友追琢講貫和而不同九齡字子壽當秦

檜時無道程氏學者而九齡獨尊其說與九淵同為當時所尊號江西二陸二陸之學務窮本原不為章句訓詁惟孔孟是崇是信久之九齡調桂陽軍教授以親老道遠改興國軍未上會湖南茶寇剽廬陵鄉衆欲奉九齡主義社以備寇門人不悅九齡曰古者征伐公卿即為將帥文事武備一也遂領其事調度屯禦皆有法及至興國不以職閒自佚益嚴規矩肅衣冠如臨大衆綏勸引翼士類興起是時九淵亦調靖安主簿以繼母憂兄

弟俱歸既閱九齡除全州教授未上得疾卒年四十九謚文達而九淵除為崇安主簿以史浩薦召審察不赴侍從復薦之除國子正轉敕令所删定官九淵少聞靖康間事慨然有感於復讐之義至是乃訪求智勇之士與議大畧益知武事利病形勢要害人物短長未幾因輪對陳五論詞旨甚美上皆稱善除將作監丞為給事中王信所駁主管台州崇道觀以歸貴溪有山形如象九淵登而樂之結茅其上自號象山翁四方學徒大進

每開講席戸外屨滿耆老扶杖觀聽嘗謂學者曰平時雖號為士人其實何曾篤志於聖賢事業往往從俗浮沈與時俯仰徇情縱欲汩没而不能自振日月逾邁而有泯然與草木俱腐之恥於此能有媿懼大决其志乃求涵養磨礪之方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無不有益者又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缺不必他求要在自立而已或勸以著書曰六經注我我注六經於是朱子方知南康軍修復白鹿書院聚學

徒教育其中九淵過之朱子率僚友延登講席九淵乃講喻義之旨懇到敷暢聽者莫不竦然動心朱子為之避席稱謝以為切中隱微深痼之病焉其畧曰學者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為士者以此相尚汩沒而不能自拔則其志之所鄉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

惟官資崇卑禄廪厚溥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為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怛焉為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而不詭於聖由是而仕必皆供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為身計得不謂之君子乎光宗立差知荆門軍荆門在江漢閒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舊無城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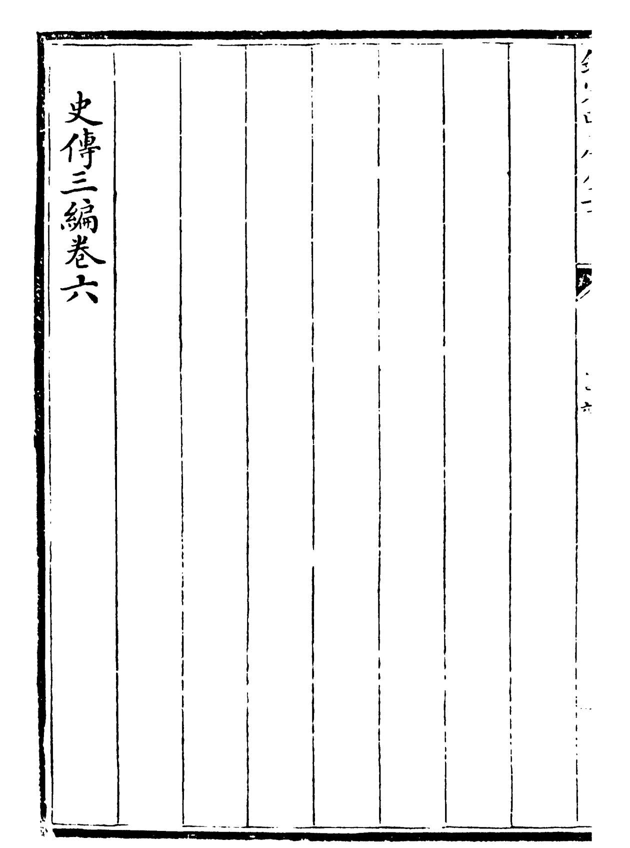
淵請於朝而城之名集義勇優給庸直躬自勸督役者樂趨力竭工倍二旬訖築自是邉防益固因罷關吏譏察而減其税商賈畢集税入日增其為政凡訟訴無蚤暮皆直造庭下令自持狀以追被訴者無不應期至其有干涉人倫輒使自毁狀以厚風俗於境內官吏貪廉人民善惡靡不周知有訴盜竊而不知其主名者九淵出二人名捕訊之即伏盡得所竊還訴者因語吏某所某人為暴翌日有訴遇掠者即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

鶩以為神申嚴保伍法盜發即禽未嘗逸一人羣盜屏
息每旱出禱輒雨郡人異之期年政行令修民俗為變
諸司交薦一日語所親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
施而歿今吾亦將死矣又語僚吏曰某將告終然猶出
禱雪翌日雪乃沐浴更衣端坐後二日日中而卒年五
十四諡文安初九淵與九齡嘗與朱子會於鵞湖辨論
所學其後九齡深知舊見之非幡然求益惟九淵終始
自信持論不移於太極無極之說與朱子往復頻數而

卒不合學者稱為象山先生

論曰朱陸之異同五百年來儒者以為口實然考鵞湖之爭朱子年四十六而陸子乃三十七耳其未即為終身定論也豈特陸哉鵞湖所講其言不傳然陳傅良以為刻畫深而傷易簡矜持過而涉吝驕則意皆有未槩於學徒之心者故朱子和章特交勗於邃密深沈之旨良有以也逮後朱子年彌高學彌進卓然為百世之師遂令儒術有所統壹向使陸子克躋

上壽探賾研精去罅歸醇又惡知不卒於合耶以陸子高明之資持守之篤學者不知所以服膺而誦法之而徒執其一時之抵牾紛紛置喙於異同之間是豈善自得師者乎



史傳三編卷六